

燕山深处，寻访石头的“记忆”

本报记者王文华

独石口得名于一块孤独的大石头。石头高 8.7 米、方圆 78 平方米，孤零零立在白河滩上。东边是连接北京与内蒙古的望云古道，独石口城在路东。这里是元大都到上都最捷近的线路，不少文人墨客曾行经吟咏；这里是明长城纬度最高的关口，它的失守使明英宗在土木堡被断归途；这里是清代独石口理事同知厅治所，时与张家口并称。

而今独石口是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的一个镇，自不能再与张家口相提并论。但先有独石口，后有张家口。张家口得名于明，而独石见于记载比其早 800 多年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说，白河从塞外来，经过独石，向南直到今北京顺义。

白河从大漠越燕山流到北京小平原，河谷形成的天然通道，千百年来见证了草原与中原间的冲动与冷漠、征服与反抗……

时光如河滩的风候忽来去，草木衰枯，人事代谢，有人将文字刻在石头上，留下往昔的依稀记忆。赤城县博物馆馆长李沐心介绍说，赤城县已知直接以文字符号记录史事的碑碣石刻达 227 通(处)，至今尚存 172 通(处)，少数在县博物馆，大部分散落在村庄山野之中。

昔人已“腾空撒手乘风去，回首人间不再来”，今人还可在白河边、燕山里，从这些留存历史“记忆”的石头上，寻觅来自悠远时空的讯息，感受岁月曾经的繁盛与荒芜。

一石飞来

出居庸关，沿京藏高速转京礼高速再改 239 国道，一路向北，两个来小时车程，便可看到独石。

独石周边有简易围栏，据说夏季有个老太值守，收点门票钱。寻访时是冬天，老人不来，打开柴门可进。石身掩映在荒草枯木中，露出部分岩体。西侧岩壁下部有摩崖石刻，虽经风雨剥蚀，仍能显露凿剔出的双阴线卧式碑型边框，框长 2 米多，宽 1 米，中刻四个字“一石飞来”，行楷书，双钩摹刻，每个字约半米见方，其中“石”字为异体，有点像“庆”，看不到落款。

“一石飞来”的上方，有“突兀”“孤秀”两处刻字，字比“一石飞来”大些，有上下款但模糊不辨。

白河两侧山峦起伏，但独石四周只是河滩，郦道元说它孤零零立在平地，周边没有山峦可依附。说其“飞来”不无道理，古人也叫它“星石”，认为来自天外。元人陈孚《独石》诗云：“何载天星堕绿苔，千寻忽作铁崔嵬。风沙道上人谁识，曾见天台雁荡来。”陈孚是浙江临海人，临海在天台山和雁荡山之间，两山均以奇石闻名，古道遇巨石，牵动南方游子乡愁。

赤城县融媒体中心主任明晓东对当地人文地理颇有研究，他说，现代考察认为独石并非陨石，其形成与火山喷发有关，是飞来的火山石。据《赤城县志》记载，侏罗纪时，当地火山活动甚是强烈。独石形成年代想来很遥远了，到郦道元最早记述时，已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。

石头留下人类最早印迹。赤城境内发现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，县博物馆有专柜展示出土的石器，有石斧、石镰、石锛等。这些石头被人加工过，加工者是谁？没有文字，无从得知。

赤城最早的故事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，清代修《畿辅通志》中说赤城是蚩尤的都城，原称蚩城。这属传说，尚不可考。

独石口有考古发现支撑的故事，始自战国。这里出土过随葬陶制礼器，属战国时期燕国文物。白河河谷是燕国与游牧民族东胡战争通道，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载，燕将秦开曾在东胡为质，取得他们的信任，后率兵击败东胡。陪荆轲刺秦的秦舞阳是秦开之孙，可惜没继承祖父的胆量。秦灭燕，独石口一带属上谷郡。

燕国曾建长城挡东胡，从独石口东延到辽东。赤城旧志称：“我地北界一泥丸，因燕筑长城而时闻金戈铁马之声。”从秦汉到隋唐，独石口附近是游牧民族和中原政权相争的中间地带。千年烽烟起散，几度牧歌响落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总归岁月留不住，只有这飞来石，依旧突兀，依旧孤秀。

大安二年

独石口镇以南是云州乡，此云州也称望云。望云之名有上千年了，有个电视剧叫《燕云台》，剧情与这里有关。

剧中唐嫣饰辽代萧太后萧绰，经超饰萧绰丈夫辽景宗耶律贤，窦骁饰辽重臣韩德让。望云一带是耶律贤未登基前的居住地，他继位后设为望云县，时间是保宁元年(公元 969 年)。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，辽望云县县址标在白河以西。当地考古发现表明，辽望云县遗址在白河以东，今云州乡政府所在地东边，北沙沟村正西 1000 米处，面积 500 多亩，出土过不少辽代文物。白河河谷是明代建的云州堡遗址。

今独石口及云州在五代时属燕云十六州，石敬瑭借助契丹(辽)兵力建立后晋，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，由此中原政权失去燕山天然屏障，只好在华北平原上今雄安一带设防。

《燕云台》从辽人视角看宋辽之争，宋收复



独石及其上的独石亭。

本报记者王文华摄

燕云十六州的功败垂成，表述为韩德让保卫幽州最后一分钟被萧绰解救，这让习惯于听杨家将故事的人感觉怪异，不过从民族融合的大历史角度看，也应接受。

辽对宋占优势，但如勒内·格鲁塞《草原帝国》中所说，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，会面临来自草原深处新游牧民族的挑战，且处于不利地位。金取代了辽，后又被蒙古人取代。

金在不少方面都继承了辽的遗产，比如仍设望云县，比如也有一个年号叫大安，这给赤城带来一个千年困惑。

赤城现存最早的文字刻石来自金代，但也可能来自辽代。因为一块望云县界碑刻石，落款时间是“大安二年”，辽有大安二年(公元 1086 年)，金也有大安二年(公元 1210 年)。

前一个大安属于辽道宗耶律洪基，后一个大安属于金乌绍王完颜永济。

望云县界碑为汉字，上书：“望云县界碑，北至望云县式拾里，南至龙门县柒拾里。大安式年柒日。”碑高 186 厘米，立在云州乡观门口村西灵真观遗址碑林中，为阴刻楷书，字迹清晰，但现无法确认是辽人还是金人所刻。

洞明真人

从草原走向中原的路上，辽人和金人都是不归的过客。

辽大安二年之后 35 年，辽天祚帝在山西应州附近被金军俘获，结束了契丹人在中原的统治。金大安二年之后 22 年，金哀宗在蒙古军攻破河南蔡州时自缢，金亡。

入主中原后，蒙古文与武百官奔波于两都之间，有 4 条道路。李孝聪《中国区域历史地理》“‘草原之路’及其过客”一节中说：“‘驿路’，又称独石道，是元大都与上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。”这条路大致是京藏高速转 239 国道，经独石道到正蓝旗，至今仍是从北京寻访元上都最方便的路径。

独石道也称望云道，得名并非偶然，从北京南口进入燕山山区，跋涉 300 多华里，到望云见独石，就从崎岖山路迈向高旷草原了。现这段路开车只需几小时，如不特别留意，独石一闪而过。在元代，从北京到独石要走 20 多天，沿路设有驿站，包括独石驿。诸多文人墨客行走在白河谷道和蒙古高原，暮投独石驿，这块大石头标记着他们山地与高原变换的行程。

“解鞍及亭午，稍欣烟雾收。苍然众山出，历历如雕镌。前瞻一石独，灵官居上头。颇闻去年夏，水激龙腾激。”“停骖眺青林，独石当广路。峨峨龙君祠，殿屋隐朝雾。前山过微雨，眼色起高树。溪湾夕溜清，岩窠寒云聚。”两诗均名《独石》，前一首作者黄潜，后一首作者迺贤，都是记述经独石时所见。诗中所说灵官和龙君祠，应指独石上的建筑。

独石顶部平坦，如今上有复建的独石亭。原有古建筑应更多，尚存明建东岳庙石碑，立在独石旁边，高 166 厘米，有 615 字，其中描述庙宇“恢宏壮丽”塑像“美轮且奂”，这些早就只存于碑文中了，黄潜和迺贤经独石所见建筑更是了无痕迹。

不过独石附近古道边上，仍有处重要的元代遗迹尚可寻，就是望云县界碑所在的灵真观遗址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杨康义父完颜洪烈形象于史不符，师父丘处机倒货真价实。

《元史》有丘处机传，附传于其后只有一人，名祁志诚，可见祁的地位不一般。祁志诚(公元 1219—1294 年)为丘处机四传弟子，《元史》称其“居云州金阁山，道誉甚著”。灵真观即祁志诚弘道之所，他 1250 年到赤城后始建，初名云溪，忽必烈赐名崇真，明改为灵真。几毁几建，今存建筑基址，遗址中立着一些石碑。

祁志诚墓也在附近，墓前有碑，为汉白玉石质，碑首碑身为一体，置于花岗岩岩龕石座上，总高 440 厘米。碑首呈下直上弧形状，题“玄门掌教大宗师洞明真人道行之碑”，阴刻篆书。

碑文 45 行 2086 字，阴刻楷书，介绍了祁志诚学道传道经过。他是阳翟(今河南禹县)人，14 岁被蒙古军所掳，同被掳百余人都会被杀戮，唯他幸免，后辗转转到山西祁县，被大户赎出为养子，从师就学，大户还为他张罗婚事。他推辞说，生逢丧乱，家人离散，刀下余生，形同槁木，心如死灰，只想入山学道，抚养之恩，不死当图回报。大户挽留不住，只好从其意，于是师从全真教宋先生于太原龙山，数年后从师嵬，北上至云州传道。

云州处独石道要津，祁志诚立观弘道，宣扬敬天爱民、修身戒杀、清心寡欲、安忍静养，化解乱世戾气，广受推崇。《元史》记载，丞相安童向他求问修身治世之要，受其影响，为相以清静忠厚为主，忽必烈得知后感叹了许久。

碑文载祁志诚去世时，“远近吏民奔走会哭，从事服役者日近千人。”其《遗世诗》云：“万事从今总不干，十年潇洒隐林峦。”“腾空撒手乘风去，回首人间不再来。”

洞明真人身遭乱离，无我度人，道行由草野及朝堂，给予那个生灵涂炭的时代以一种文明的暖意。从古道旁这块道行碑上，可以读出那遥远的横蛮与救赎。

朔方屏障

独石道上，蒙古人来而又去，元代连接草原与中原最便捷的通道，明代成了防御的重点。

独石口南边 30 公里有云州水库，为 1972 年在龙门崖处坝拦蓄白河水而成。《畿辅通志》称，龙门崖高六十余丈，长一里许，山下为白河和独石道，是塞北控扼要冲。

龙门崖边上立着壮观的水库大坝，大坝上看崖不觉其高，到崖下便知其巍峨。宽阔的石壁也是天然“留言墙”，摩崖石刻不下 20 处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“朔方屏障”四字，字大如屋，竖排一行，刻面高 25 米，宽约 10 米，每个字的字径约 4 米，为阴刻双钩楷书。上款“万历十四年四月岁在丙戌夏四月之吉”，下款“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滇榆孙愈贤题”。

称“朔方屏障”，龙门崖可凭“颜值”，独石口要靠“实力”。万历十四年是 1586 年，之前百余年独石口成为边防要塞。

事情要从蒙古人撤回草原说起。至正二十八年(公元 1368 年)，明军攻至通州，元顺帝连夜北奔上都。次年明将常遇春克上都，设开平卫。洪武二十九年(公元 1396 年)，时为燕王的明成祖朱棣出独石口得胜而归。称帝后朱棣又几次远征，直至永乐二十二年(公元 1424 年)在征途中去世，灵柩经独石道返回北京。

朱棣虽率军连续获胜，但未能消除蒙古瓦剌、鞑靼等部带来的压力。朱棣去世后，开平卫东西两翼大宁、兴和等卫所先后弃守，开平卫孤悬塞外，防守和供给都成了问题。

阳武侯薛禄巡边押饷时，几次在独石口一带受到攻击，深感守开平之难和独石口的重要，多次上疏建议移开平卫到独石口，建城守卫。宣德五年(公元 1430 年)春，宣宗终于应薛禄所请，当年建成独石口城，开平卫治所自北迁来。

薛禄行伍出身，起初叫薛六，发达后改六为禄。《明史》称他“有勇而好谋，谋定后战，战必胜”，将开平卫移独石口，算是他最有影响的一“谋”。这一“谋”，彻底放弃草原上具有攻击性的前沿阵地，在坝下依托燕山山脉购置防线，明朝北方军事布局由此改变。这增强了防御能力，但也使明军再难复制太祖、成祖时对游牧民族的战绩，可称明智选择，终属无奈之举。

对于独石口来说，此举使之由古道地标变为军事重镇，经停之驿站成了居留的城堡。城堡倚山临水，周五里九十二步，高四丈，城楼四，角楼四，门三，东曰常胜，西名常宁，南为永安。

独石口城刚建成，薛禄即离世，这个他努力争取来的城堡能否常胜、常宁、永安，交由其后的人来回答了。

杨武襄公

现存独石口以至赤城的刻石，颇多与明将杨洪有关。

杨洪《明史》有传。早年曾随成祖北征，被成祖称赞“将才也”，宣宗时在独石口一带镇守。英宗加游击将军，后充总兵官镇宣府。他勇敢善战，瓦剌等部很忌惮，也受英宗信任，瓦剌太师也曾给他写信并赠马，杨洪上报，英宗批准接受。景帝时封昌平伯，佩镇朔大将军印镇宣府，死赠颖国公，谥武襄。

杨洪身历五朝，得上司宠信和对手尊重，位高权重，子杨俊，从子杨能、杨信均为将军握重兵，生极荣光，死尽哀荣。史称他“御兵严肃、士马精良，为一时边将之冠”，他主持从独石口到潮河川增置墩台 60 处，于独石口建庙，重修灵真观(灵真观之名即是他清明英宗所赐)……在独石口、在赤城留下深深印迹。

独石边上明建东岳庙石碑记载，庙是杨洪镇守时所建，碑文称其“武德矫矫，虎姿绰绰”；独石城中原有为其所建生祠，现赤城县博物馆犹存石碑，碑文称“帝王之兴，天必为生鹰扬之臣有若公者，以为之辅翼”；龙门崖上有其题名刻石，至今清晰完好；龙门崖向南 30 公里左右有杨家坟村，为杨洪长眠之地，亦其家族墓地，至今存有杨洪神道碑及其母墓碣、墓表等。

杨洪本厚葬于北京西山，因何迁到赤城，无记载。明晓东说，说法不一，有说是杨母已葬赤城，迁来相伴；有说其功业主要在赤城，长守这片土地；也有说是为了避祸。

不知是否因不在北京，杨洪墓地没受啥影响，至今仍落寞地躲在样田乡的田野中。无路可到墓前，在远处停下车，穿过耕地和荒地，有坟丘和石碑可寻。其中有汉白玉石碑半埋土中，额题“颍国公武襄杨神道碑”，碑文为于谦所书，阴刻楷书，不少地方模糊难认。资料显示共 2831 字，讲述杨洪一生功业并称

其是宋杨家将之后。关于土木堡，只说他当时镇守宣府连败敌兵，并将敌伪书送京。

土木之变广为人知，明英宗、于谦、王振、郕王的形象仍出现在影视中，隐秘关键人物杨洪少受关注，他为何没将独石口失守上报？为何不出兵救驾？又为何被迁葬？答案埋在杨家坟村边农膜和衰草之下，再难知晓。

三路咽喉

龙门崖上明代石刻多为英宗后所留，较为突出的还有万历三十七年(公元 1609 年)的“三路咽喉”，横式排列，字径 75 厘米。

明中后期将独石路称北路，分上、中、下三路，龙门崖是独石道“咽喉”，独石道是宣府“咽喉”。土木之变后明廷就独石一带防务有争议，礼部尚书杨宁等主张放弃，兵部尚书于谦和叶盛等反对。于谦强调，独石诸城外为边境藩篱，内为京畿屏障，关系安危治乱。景帝采纳于谦的建议，重建独石防线。

独石口长城至今保存尚好。开车从独石以西上山，用不了多久就可到长城附近。下车走不远可到长城下，墙体为片石砌成，蜿蜒于山中，一望苍劲悠远。

独石口建成完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是在嘉靖年间，龙门崖上的明代刻石多为嘉靖年间及其后守将所为。其中有崇祯十一年(公元 1638 年)口北道右参政李仙凤留名，他曾说，宣府是京师腹心，独石是宣府咽喉，天下要害，宣府为急，宣府要害，独石当先。

明不断增强防御，烽烟却绵延不绝。人类学家巴菲尔德在《危险的边疆》一书中说，中原政权接受草原势力索求，予之馈礼和贸易，中原得和平，草原得发展，“由于没有满足游牧力量的要求，明朝较之那些接受索求的王朝经历了更久的边疆战争”，他认为这逐渐削弱了明朝经济、军事力量。

草原与中原的宿命纠结，到清代画上了休止符。

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主角是康熙。康熙三十五年(公元 1696 年)他在独石口作诗云：“关名独石插遥天，路绕青冥绝峰悬。翠壁千寻标九塞，黄云万叠护三边。宽旌晓度长城月，曩帙春回大漠烟。总为民生勤戍伐，不辞筹划在中权。”

诗名《过独石口》，当时康熙率军征讨噶尔丹，三月初十驻蹕独石口城内，次日派户部侍郎阿尔拜祭拜独石口山川之神，五月得胜而归。第二年他再次出征，彻底击败噶尔丹。这开创了草原和中原间的新纪元。《草原帝国》这样形容这一事件：“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倒了卡尔梅克人。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—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……文明变得比野蛮更强大。”

《清实录》载，康熙三十五年他亲征噶尔丹归来入独石口，看到庄稼长势不错，担心兵马践踏破坏，当即安排官员沿途巡察，发现问题马上处理。安定草原后，康熙仍重视独石口军事作用，安排八旗兵驻防，但他更关注这一带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。

雍正年间先后设立张家口、多伦诺尔、独石口三个理事同知厅，负责管理察哈尔八旗和宣府的旗民。独石口厅设于雍正十二年(公元 1734 年)，辖区涉及冀、京和内蒙古，治所在独石口城。

独石口城明清多次重修，迄今最后一次重修在乾隆九年(公元 1744 年)，城内建有独石口理事同知厅署，赤城县丞官署、驿传道署、驿传笔帖式署等，这些建筑今已无存。

街边老建筑很少，大都是近几十年建起的房屋。行人不多，常能看到封门闭户的屋子，主人应是好久不归了。大海陀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任路太忠从小在这长大，他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石口还有驻军，也很热闹，但近些年不少人家都搬走了。

独石口曾与张家口同为联系草原与内地的主要旱码头，清末城内商贾云集，店铺林业，人口有四万多，今常住人口不到当年十分之一。1909 年京张铁路通车，张家口交通位置日显，独石口还是古道模样。从独石口到赤城不足 50 公里，元代走两天，清代走两天，民国还走两天。当地人说：“前赶后赶，猫峪旧站”，说的是不管怎么赶路，总得在中间停一晚，不住猫峪村就住旧站村。康熙出征噶尔丹时住猫峪。上世纪中期才有了公路。

交通改善缓慢是因为军事、经济、政治上作用减弱，而落后的交通又影响经济社会发展。上世纪以来独石口偏居一隅，繁华渐消，再难与张家口并驾齐驱。

1913 年，独石口厅改为独石县。1953 年，独石口设镇。之后，经历建公社、改乡。1994 年，撤乡设镇。

独石到独石镇政府不远。寻访时，政府院对面墙根处，有位宰羊人铺个地摊正在操作。进院打问，书记和镇领导们都到各自的分包村庄扶贫去了。赤城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，下村帮扶是这几年乡镇干部的日常工作。2020 年初，赤城退出贫困县序列。有史以来，独石周边人们第一次告别绝对贫困。

曾经的繁华与沧桑，只鳞半爪落在石头上，这往昔与遗迹或将助力独石口的未来。